

李品仙別傳

(一)

(本文插圖刊第二頁)

●王成聖

陸軍上將李品仙，於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廿三日去世，享年九十六歲。

李品仙，廣西人，擅長作詩，時有吟詠，保定軍校一期畢業，歷任師長、軍長、總指揮、總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十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北伐、剿共、抗戰、戡亂，常以沉着勇敢取勝，未曾敗績。獨任方面重寄，更能堅強穩固，望重一方，是現代著名將領中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

他有保定軍校的學資，但最初在廣西並不得意，只擔任一個中士階級的機槍長（管一挺機槍），自從改入湘軍，在唐生智的信任、倚重之下，才出人頭地，發揮長才。民國十八年十月，中央在河南討伐馮玉祥時；反抗中央失敗的唐生智，在蔣中正總司令不究既往的寬容下東山再起，奉命到達前線，就任前敵總指揮，統率舊部和中央軍，進攻馮玉祥軍。一天，唐生

智秘密向李品仙表示：討馮勝利後，將率部在河南宣佈獨立倒蔣，請汪精衛回國主政。李品仙對唐生智如此反覆，大表不然，竭力勸阻，唐不採納。他見唐一意孤行，毅然請假赴北平檢查身體，不惜與唐分手，脫離軍職，跑到香港經營農莊，灌園種菜，解甲歸田，這種「有所不為」的士君子氣節，非常難得。他統軍從政，崇尚禮法廉樸；是一位典型的儒將。

李品仙作戰時，常身臨險地。某次，他身為營長，被敵軍圍困追擊，槍彈如雨，紛紛落在他的身前左右，奔走污泥淖中，脫落皮鞋一隻，只好改換便衣，跣足而走，突圍脫險。又一次他當團長，進出前線，不幸跌落壕溝中，正巧有砲彈破片，從他頭上飛過，幸未受傷。抗戰期中，日機常肆轟炸，他也未曾受到驚恐傷害，他官拜上將，享有九十六歲的高壽，而且子女賢孝俊秀，晚景頤樂安泰，所以他又是

一位福將。

李品仙一生傳奇事蹟，多米多姿，其所以成功之處，極富啓迪後進的教育意義。

書香之家自幼挺異

李品仙，字鶴齡，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農曆三月廿六日出生於廣西蒼梧平樂鄉，耕讀世家，父濟朝，為廩生，以詩文為士林所重，桃李成行。民國初年受地方父老推重，數度出任縣長、警察局長等職，從事地方建設，服務桑梓。李品仙自幼隨侍左右，親承訓誨，頗受薰陶，以致後來雖然統帥大軍，為著名將帥，但本質上仍具儒家氣質，尤擅長賦詩。他母親莫氏，為同鄉莫鎮南的次女，嫻淑儒雅，精於女紅，以禮教婦德、節儉勤勞，持家相夫，化育子女；對他後來統軍從政的廉正風範，也有相當影響。

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李品仙參加科舉考試，如果錄取，就是秀才。可惜因為誤犯了考場規則，而告落選。後二年，他考取設在桂林的陸軍小學，對軍事學術科最感興趣。他以為軍人

的事業在戰場，必須要有好的體格和技能才行，所以他只要課外有閑暇，甚至月夜星光之下，總是獨自一人在室內外自動操練術科動作，因此，他的術科成績特別優良，博得隊上官長和同學們的讚美。

當時，陸軍小學由蔡松坡主持，督練處的襄辦人員和教職員，也大多是留學日本的士官畢業生，思想新穎，才識卓越，如李書成、趙恒惕、尹昌衡、劉建藩等，都是知名之士，對新思想的灌輸關係很大。

宣統二年，他從陸軍小學畢業，由廣西省保送升入設在湖北武昌的陸軍第三中學（該中學收訓兩湖、貴州、廣西、陝西、甘肅七省的學生）。相當於軍官學校的教育，除日常生活採用軍事管理外，學科方面有數、理、化、外國文、中外史地等課程，相當於現在高中三年及大學一年的程度，還有一門啓導思想的理則學。

當年暑假，他和同學楊瑞麟一同赴南京旅遊。不料因為天氣炎熱，飲食失常，身體勞累，而於返校中途即患疾病，腹脹如鼓，不思飲食。返校後即住入醫院，纏綿病榻數月之久，幾乎被迫停學。後來幸得一位中醫楊老先生的診治，才恢復健康。大家多為他缺課太多擔心，可是他利用課餘補習功課，期考時不但沒有留級，反而名列優等。

保定畢業回鄉服務

武昌起義了，陸軍中學於農曆八月十九日拂曉得到消息，在一聲集合的號音之下，立刻全部

武裝，整隊集合向武昌城進發，參加起義行動。入城後，先到楚望臺領取彈藥，再分隊佔領各處。李品仙所在的一隊，是受命佔領蛇山和諮議局。由於當時新軍單位都響應起義行動，而滿清的官吏大都逃避，所以他們的行動，沒有遭遇任何抵抗，而且很快和新軍的行動打成一片。

因為當時革命黨人的負責同志劉公、孫武、張振武、蔣翊武都不在武漢，於是臨時推舉黎元洪為鄂軍都督，於農曆八月廿二日就職。三天後，楊瑞麟奉命同廣西作連絡策動工作，堅邀李品仙同行。於是，他有機會返回故鄉。

可是，他們熱忱有餘，準備不足，二人只帶五塊銀元路費，如何能由武昌返回廣西，好容易遇到一個叫黃志成的商人，贈送數十串銅錢，竟然又中途遇到土匪攔截。此時，李品仙只得拔出手槍，警告土匪說：「朋友，請把眼睛放亮些，你們想發財，問問這條伙會不會答應？」土匪知難而退，他們才得順利到達已經反正的長沙。在長沙，見到湖南軍政府的都督焦達峯，得到贈送的路費，才能趕回桂林。

當他們經過全州時，已知廣西也已經於農曆九月十四日，由當時的廣西巡撫沈秉堃率領軍民通電反正。廣西的援鄂軍，也已經由趙恒惕率領出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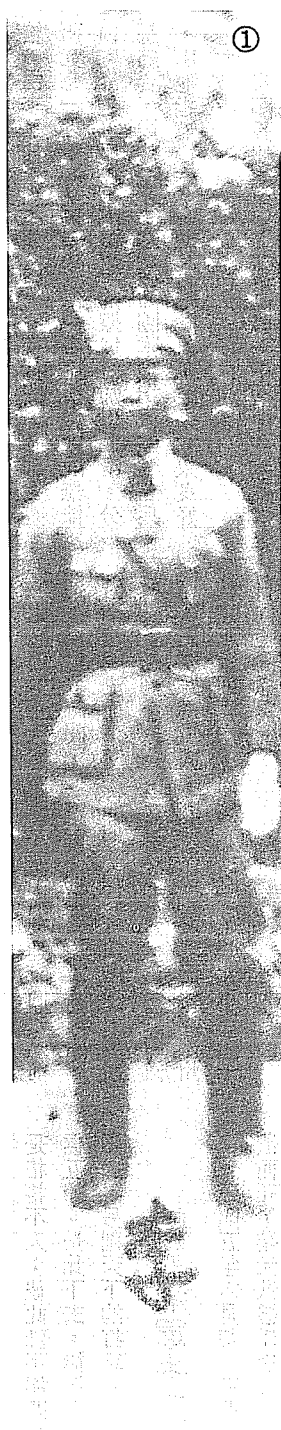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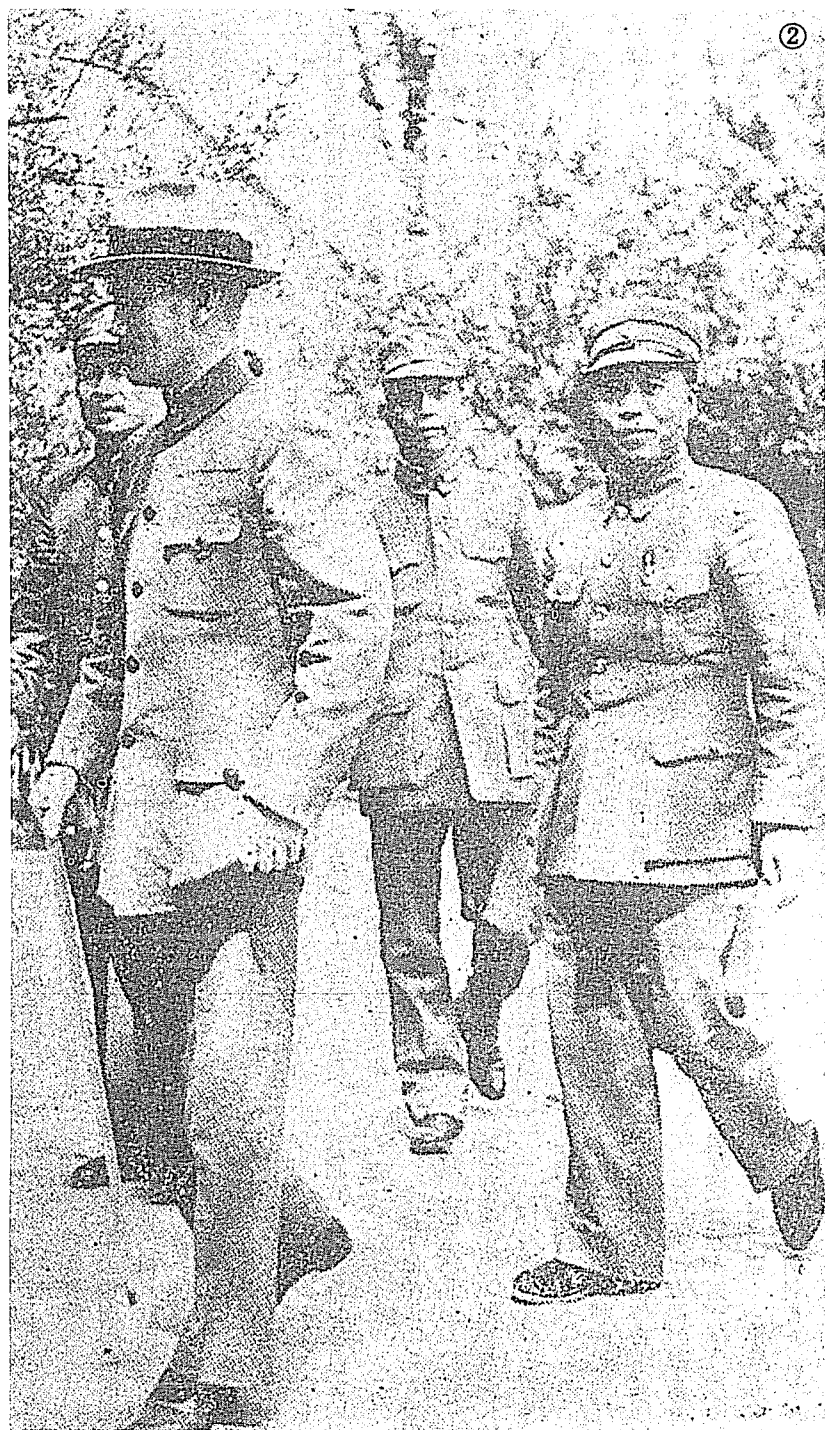
他們到了桂林，軍政府都督已經改由陸榮廷擔任。當將楊瑞麟留在桂林工作；因為李品仙是梧州人，所以派他去設在梧州的軍政分府工作，擔任梧州軍械局的委員，頗為軍政分府負責人莫榮新所器重信用。

廣西在滿清末年成立新軍時，曾向德國訂購了一批武器、工兵器材、彈藥，當李品仙到任時，這批武器彈藥正好運回，全部由他點收保管，其他軍官對此批武器，不但沒有用過，而且也從未見過；當然，對於武器的構造和性能，更茫然無知了，每逢軍官教練士兵時，都必須由李品仙先行講解示範；因此，他受到大家的禮敬。

李品仙在梧州工作一年三個月，民國元年底，他接到通知，前往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升學，經過將近兩年時間，於民國三年冬畢業。在畢業之先，袁世凱因欲編組一個模範團，成為擴充實力的骨幹，準備自任團長。派員到保定軍校選拔優秀學生，充當該團下級幹部；初步選出一百餘人，李品仙也在內，個別談話時，主持人問起李品仙的經歷，他將參加辛亥革命的經過和盤托出，引起主持人的疑忌，將他從名單中剔除。當時好多人替他惋惜，可是，後來袁世凱死了，這批被選的人，改編到徐樹錚所屬的邊防軍充任下級幹部。邊防軍很快於直皖戰爭中被擊敗瓦解，那些被選的同學，也就無所依恃了。這對李品仙來說，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李品仙和幾位廣西同學，分發回廣西見習。於是，他又回到了家鄉。

桂軍先鋒小兵立功

李品仙和陳桂、周祖晃、蔣餘銓等人，在桂軍第一師見習。第一師是廣西編練的新軍，幹部多係省內前此講武堂的畢業學生，與譚浩明、莫榮新的部隊比較，自然進步多了。可是，門戶之



①民國十七年任第二路總指揮時的李品仙將軍。

②李品仙（右二）蔣介石（左二）白崇禧（左一）李宗仁（右一）合影。

見却很深。該師師長陳炳堃，師轄三團，第一團團長黃克昭，柳州人，講武堂畢業，與李品仙的父親本有些友誼，所以對李品仙還算不錯，留他在團部，兩個月後，才派往該團第一營第一連，擔任操場出操或野外演習的指導工作；有時，也奉派往附近各縣調查兵要地誌。

當時，軍校分發的見習生，是以上士階級支薪，每月只有十六銀元，好在廣西生活程度低，還可勉強維持一個小家庭的開支。本來，見習期間只有六個月，期滿後就可以軍官任職。可是，他們這批見習官，却見習了將近兩年之久，因為那時還談不上人事制度，一般軍官，都是從行伍中一級級的爬上來的，因之門戶森嚴，如非有特別的機遇或人事背景，那只有在部隊裡長期熬下去了。

民國五年春，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廣西的陸榮廷，表面上敷衍袁世凱，實際上已決定反袁，部隊根據上級的秘密指示，加緊動員，相當忙碌。一天黃團長派謝團附找李品仙說：「庫房裡有兩挺機關槍，別人不會用，你會不會用？」他回答說：「我是學步兵的，當然會用。」於是他們立即前往庫房，找到那兩挺已經生鏽的機關槍，由李品仙拿到宿舍內，連夜拆開，詳細檢查研究每一件零件的作用，發現各部份機件並無缺損。於是，他仔細的逐一的擦拭，加以潤滑，分解結合，煥然一新。報告謝團附，指派數名老兵，由他指導操作，實行實彈試射，結果效果良好。

黃團長據報後，非常高興，下令由各連挑選

老兵共卅名，組成機槍隊，由李品仙訓練兩星期。當時，大家都以為機槍隊長非李品仙莫屬了。結果大出人意外。黃團長居然下令派李品仙為機槍隊的第一機槍長（中士編階），陳某為第二機槍長，直隸團部指揮。如此，他反而由上士降級為中士了。

當時，他考慮：如果不幹，那時正在動員反袁，辭職不會獲准；不告而別，又成了棄職潛逃。只好以逆來順受的精神暫時幹下去再說。於是他不但毫無不快的表示，而且還積極的按照命令加緊訓練，自動的去研究配備行軍所需要的馱鞍等，準備隨時出發。

陸榮廷於民國五年三月十五日宣佈獨立，響應討袁，並立即下令分途出發向廣東、湖南用兵。第一師陳炳堃部係經由永州向衡陽前進。

當先遣部隊黃克昭的一團到達全縣以後，忽然屯兵不進。李品仙的機槍隊擔任團部的警衛，他不以人微言輕，越級向黃團長建議：「本團既是先遣部隊，應當迅速向湖南境內進軍。」可是黃並未接納他的意見，反而說：「你不懂，我有道理。」

等到防守永州（零陵）的湘軍望雲亭向衡陽撤退，已過兩天，黃團長才令所部連夜向永州前進，為爭取時間，又令李品仙率機槍隊乘民船，沿湘江順流而下。李品仙率隊於黃昏出發，預期次日上午到達永州。不料夏季江水大漲，船行迅速，黑夜難辨方向；等到天明，發現已超越永州甚遠。當即靠岸，向居民探聽，始知北軍已先一日向衡陽撤退。

當下，他立下決心，立即繼續向衡陽前進；一面派人向團長報告沿途已無敵踪，本隊前進順利請團長率隊也向衡陽前進。

當他的機槍隊到達衡陽對岸附近，眼見城外河邊尚有很多兵士搬運行李上船，顯得非常忙碌，他判斷北軍正自衡陽撤退中；他衡度機槍隊兵力有限，孤軍深入，不敢孟浪攻擊待退的窮寇。只好於入夜後，在靠近衡陽上流的對岸登岸，露營宿夜，並以零星擾亂性的射擊，表示我軍已經到達。

次日，他派出哨兵，搜索敵情，偵知衡陽的北軍，已全部北退。於是他率領僅有五十人的機槍隊佔領衡陽，迎接黃團長的後繼大隊。

黃團長到衡陽後，又令李品仙率機槍隊乘原船向株洲搜索前進。

當他一路順利的趕到株州，湖南也已宣佈獨立。乃即在當地停留，並即與團部連絡。

李品仙以一個中士機槍長，五十人的兵力，居然成為桂軍第一師入湘的先鋒，膽大心細達成任務，真可謂：「小兵立大功」。可是事成之後，並未見任何封賞。雖然黃團長對他還不錯，但他以為以一個新進的青年與老行伍軍人相處，總是格格不入；彼此既不能開誠佈公，自然難以互信互賴。長此下去，徒耗光陰，於是他有了待機離去，另創天下的打算。

轉入湘軍牛刀小試

民國五年六月初，袁世凱因搞帝制失敗，羞憤而死，黎元洪繼任總統，電令各省停止軍事行

動。

湖南自袁軍退走後，各地編組的民軍，正式成立湘軍，上級軍官多為日本士官的畢業生，下級幹部多為軍校的畢業生。其中如第二師長趙恒惕，曾在廣西督練公所工作，是李品仙的老師。其他連排長也有不少保定軍校第一期同學。有一位在長沙城內當獨立營連長的張湘砥，是李品仙在保定時最相知的同學，知道他正在株州，於是約他到長沙一敘。

李品仙欣然赴約，暢談之下，張湘砥同情他在廣西的處境，勸他留在湖南工作，並且引見營長李剛培。李營長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思想新派，誠懇的邀約他在該營工作，他以李營長和張同學的盛情難却，而自己正想換一環境，另創天下；於是應允改入湘軍，暫充中尉排長的職務。

七月初，李品仙就任排長不到一月，湘人發動驅逐都督湯薌銘的運動，督署人員四散逃匿，長沙秩序大亂，張湘砥的一連，奉命進駐督署，擔任守護。當時張湘砥連長因事不在，由李品仙率全連部隊進入督署，遂任任務。

李品仙以此次任務重大，進駐後，首先封存督署印信和全部檔案，將庫存八十餘萬銀元清點固封，嚴禁人員入庫。督署人員的私人行李什物，也集中收存，並且佈置衛兵，加強門禁；他親自日夜巡邏，嚴密戒備，以防弊端，靜候新任督軍前來接收。

當時連內官兵，有人認為李品仙處理過嚴，未能讓大家乘此機會得些好處，而有些怨言：「

這個新老爺真奇怪，有錢不知道要，連累大家跟他倒楣。」他聞聽之後，特地找那些人來，曉以大義，才把大家的情緒穩定下來。

新任的劉人熙都督順利接收了督署的物件，喜出望外，對李品仙以一排長的地位，能處置得當，秩序井然，操守廉潔，一介不取，頗為嘉許。特別約他到辦公室，加以勉勵；恰巧張湘砥連長他調，於是就升他為連長。

那一連的兵士，大多是民國元年起義時的老兵，原係招募而來，行為放蕩，積習已深。他升任連長後，決定逐次淘汰老弱游滑，另招新壯，加意訓練。另將該連財務補給，加以整頓，使有節餘，用以添置士兵服裝，不足之數，由他個人薪餉所餘，加以貼補。同時倡導正當娛樂。於是全連士兵的精神，由萎靡放蕩而轉為振奮嚴肅，對他也有了敬畏之心。

不久，督署成立衛隊營，唐生智為營長，除將李品仙的一連撥隸外，其餘三連，由唐生智招募，唐與李是保定一期同學，而李又是廣西人，不會有湘軍的複雜人事關係，所以唐對他信任有加，以後成為唐的左右手，也從此啓奠了他輝煌事業的基礎。

民國五年八月，譚延闓繼任湘省督軍兼省長，着手整頓湘軍，將原有四個師縮編為兩個師：第一師長趙恒惕，第二師長陳復初，督署衛隊營則改編為第一師第二旅第三團的第三營，仍由唐生智為營長，團長宋鶴庚，旅長林脩梅。

兩次涉險完成任務

民國六年五月，國務總理段祺瑞因為參戰案未獲國會通過，竟運用北方的督軍團威脅黎元洪總統，要求解散國會，因而引起張勳擁戴溥儀復辟的鬧劇，幾致動搖國本。後經段祺瑞督師馬廠，將張勳擊敗。段祺瑞復任總理後，不但未恢復約法和國會，並且企圖以武力消除異己，統一中國。

民國六年八月下旬，國會在廣州開非常會議，決議成立軍政府，護法戡亂，九月一日依軍政府組織大綱，奉孫中山為陸海軍大元帥，遂有護法之師。

段祺瑞起先派傅良佐代譚延闓為湘省督軍，率北軍王汝賢、范國璋兩師入湘，湘軍因寡不敵衆，又有部份部隊與北軍勾結，遂放棄長沙、衡陽，向湘西南撤退。

民國六年十一月，湘軍得到桂軍的入援，展開反攻，大獲勝利，迫使王汝賢、范國璋於十一月十四日通電請求南北停戰，並即放棄長沙退據岳陽，督軍傅良佐、代省長周肇祥也於先一日棄職逃走，湘軍遂順利收復長沙。

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十七日總統馮國璋通電力促南北和議，但因北方各軍頭為的是私利，對和會並無誠意；南方軍政府則以恢復國會與民元約法為先決條件，因此和談無法接近。

民國七年一月上旬，湘桂護法聯軍已整補完畢，因和談無成，乃擬肅清岳陽的殘敵，進窺武漢；以期恢復國會建立新政府。一月十五日桂軍主力經平江、通城向鄂南進發；湘軍主力及桂軍

一部則越汨羅江直趨岳陽。宋鶴庚的一團於新市附近渡過汨羅江，驅逐當面敵警戒部隊後向北推進，已於廿三日從上游渡過新牆河，更向前進，而沿鐵路線北進的桂軍，則受阻在河南，無法超越，於是唐生智營長奉命令李品仙的一連，向桂軍當面新牆河北岸的敵軍側背挺進，威脅敵軍後路，俾使桂軍容易渡河，這是件相當危險的任務。

新牆河北岸是一片小的丘陵地帶，地形複雜，爲了能利用小路保持行動的秘密，李品仙僱用熟悉當地地形的居民帶路。真是事有湊巧，找來的嚮導，由於他們的妻子曾被北軍強姦，對於北軍恨之入骨，不僅無條件的帶路，還約同村中壯丁數人各攜刀矛同行。他原來只希望將目標指向於距新牆河北方數里處的道路要點，以遮斷敵的退路，利用夜暗虛張聲勢，威脅敵人。不期該嚮導等以復仇心切，竟將該連導向敵第一線部隊的近後方，發生了一場面對面的近接戰鬥。好在他們選擇的道路非常隱蔽，直至戰鬥之前始終未爲敵軍發現；因之雖然有些危險，却意外的獲得了奇襲的勝利。

敵軍向新牆河的下游方向退去，李品仙也不便追擊，只好就地向四週警戒。這時清點人數，那幾名嚮導，一個都不見了，黑夜中也無法派人尋找，他還以爲他們可能在那一陣激烈的戰鬥中偷偷的跑掉了。可是過了約兩個鐘頭，他們陸續從山坡下跑了回來，原來的刀矛都換了步槍，滿身血斑，興奮而激動；他這纔明白他們真的是報仇去了。過了一會，他們又帶來幾個當地的男子

，挑着茶水米飯來給該連士兵充饑，並報告新牆河北岸的敵人已經完全向岳陽方面逃走。這真是戲劇性而又感人的一幕，使他實際領略到軍隊紀律和軍民合作是如何重要。

由於該連不預期的獲得了奇襲的成功，新牆方面的友軍於翌晨順利完成渡河，繼續向北推進，於一月二十七日收復岳陽，北軍向武昌方面撤退。

湘桂聯軍在岳陽稍事整補即繼續向蒲圻、汀泗橋推進，當與北軍吳光新部在汀泗橋一帶發生接觸，劇戰數日並無進展，雙方遂成對峙狀態。此時北京政府已於一月三十日下令向南方護法軍進攻，並發表曹錕爲川湘粵贛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爲援粵軍總司令，吳佩孚爲副總司令，張敬堯爲攻岳陽前敵總指揮，分別率兵南下增援。

二月下旬，北軍張懷芝率兵入江西，同時以海軍艦隊駛向上游。三月初北軍水陸並進，大舉進犯，陸路自鄂南及贛西向湖南進逼，水路由長江駛入洞庭湖，向岳陽、湘陰一帶騷擾。湘桂護法聯軍態勢頗感不利，經過劇烈戰鬥之後，即逐漸向湘北撤退。四月二日，長沙再度爲北軍所攻佔。

由於北軍的節節勝利，北京政府的主戰派氣焰益爲高漲，三月廿三日段祺瑞復出任國務總理，繼續其以武力統一全國，企圖摧毀廣州護法軍政府的迷夢。廿七日即發表他的統系親信張敬堯爲湘省督軍，却引起參加入湘的直系將領吳佩孚等不滿，導致此後的傾軋不和。

湘軍大部退至衡山、湘鄉、攸縣一帶方行停

止，重整陣容，一部則渡湘江後向湘西撤退。桂軍則退至衡（陽）寶（慶）一帶整頓。北軍進展至株州、湘潭一帶後也暫行停止。此際湘軍爲準備繼續作戰，乃利用空隙調整人事及部署並擴充部隊。團長宋鶴庚升任第二旅旅長，營長唐生智升任第三團團長，李品仙連則擴充爲第三團第一營，由李擔任營長。其他團營亦有相當擴充。

四月下旬，湘軍甫行整補完畢，北軍復分三路向南推進；中路由吳佩孚的第三師指向衡山、衡陽，右路爲張敬堯所屬田樹勛部指向湘鄉、寶慶，左路張懷芝部由醴陵攻攸縣。張敬堯自己的部隊則在長、株附近駐防。此時粵軍馬濟、黃標榜奉令率粵軍來援，湘軍士氣復振，發起反攻。

沿湘江東岸推進的湘軍，於渡過淶水之後向株州攻擊。唐生智團經神伏港渡過淶水，於四月廿六日下午三時許到達姚家壩。此時湘軍主力已進至株州附近，與敵軍張敬堯部猛烈對戰中，惟戰況艱苦毫無進展。湘軍總指揮部爲期正面攻擊奏功，乃令該團以有力一部，乘夜由姚家壩向敵後挺進，襲擊敵後使正面容易進攻。唐奉令後又找李品仙商量，說他前次迭奏膚功，對於迂迴襲擊，最有經驗，此次任務，仍由該營擔任，才能達成任務。李以爲如要成大功立大業，就必需要經歷千辛萬苦，置生死於度外，由奮鬥中方能得到，因此欣然接受，並不推辭。他受命後，率部從姚家壩向西北易家灣方向前進，沿途僱用偵探嚮導，入夜後折向西方前進，預期於次日拂曉前，迂迴到敵軍陣地後方，相機發動攻擊。

當夜月色無光，李品仙利用嚴密的斥候和明

快的判斷，秘密接敵，於拂曉突襲敵軍核心高地，使敵軍在倉惶應戰的態勢下，迅即潰敗，四散奔逃。他乃下令所屬就地據守，以待情況發展，並未輕率追擊逃敵。

拂曉以後，遠處槍砲聲逐漸減弱，敵人似已退却，李品仙於是派遣傳令與團部連絡，自己再往各處巡視一番。因為連日行軍作戰，再加上前一晚通宵未曾閉眼，此時頓覺疲倦萬分。適陣地後方的山腰鞍部有一茅舍，他便入內稍作休息，不料偶一閉目養神，竟告酣然入夢。及至衛兵入內將他推醒，報告有敵兵前來，他纔猛然驚起，探首門外，果然有數十敵兵，正向茅屋前來，相距已不到一百公尺。此時返回本營佔領高地已不可能，開槍射擊又寡不敵衆，就趁茅屋後窗向山腹一側的樹林脫走。通過小樹林就是一片水田，無路可走必須徒步通過，當他正在徒步之際，敵兵已繞過樹林在他的右後方出現；本想快步通過，可是水深沒脛，舉步困難，此時與敵相距不過一二百公尺，已爲敵人發現。敵人數十枝槍一齊向他射擊，彈着紛紛落在他的前後左右，危險萬狀。快跑到田邊，他奮力一躍，跳上草坡，因為用力過猛，竟將一隻皮鞋脫落田中，此時敵仍繼續向他射擊，只有向前方另一樹林跑去，不料正好就是敵人的退却路線。喘息未定，敵人又隨後跟來，等到通過那片樹林之後，兩側另無隱蔽地形，只好繼續前進。此時爲避免引起敵人注意，只有索性將軍服和另一隻皮鞋丟棄，便衣跣足而行。後來發現所走的方向有誤，轉向右方的一處山谷行走，才脫離了敵兵的視線。

李品仙在谷地的山坡上休息一陣之後，回想剛纔所遇的敵兵，必是拂曉爲他擊潰的散兵，此時繞經他陣地後方，向長沙的方向撤退。如他仍從原來的道路回去，不免又有與敵散兵遭遇的可能。於是，他繼續沿山溝中行走，經過一兩小時的越野運動，纔找到前一夜行經的路上，估計與本營的位置可能已有十餘里以上的距離。時近中午，旋得當地人告知，株州已爲湘軍收復，他遂轉往通姚家壩大道，逕向株州歸隊。團長原以爲李品仙遭遇意外，及見他安全歸來，欣喜不已，大家都以爲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事後想來，數十枝槍向他射擊，居然膚髮未傷，也真是如有神助。湘軍收復株州，本已構成戰略的有利態勢，可是吳佩孚已於四月廿日攻佔衡山，繼續向衡陽推進，駐守衡陽、寶慶的桂軍此時已向廣西邊界撤退。譚督軍亦於四月廿二日將其總部移駐永州（零陵），湘軍本身的後方已發生危殆。同時，湘軍攻下株州後未能繼續奪取長沙，而敵軍增援部隊到達後，立即開始反攻，株州旋又爲敵軍所攻佔。在湘江東岸的攻勢行動，就此破滅，只好向湘南轉進。粵軍也經攸縣、安仁向粵邊撤退。

升任團長指揮大軍

湘粵軍南退後，北軍也在安仁、耒陽、祁陽之線停止前進，自民國七年五月起，雙方成休戰狀態。

民國九年五月廿四日，吳佩孚的北洋第三師開始自衡陽北撤，事先，曾通知湘督張敬堯派軍接防。張敬堯派暫編第二師長吳新田爲一主持湖

南防務司令官，於五月廿一日到衡陽與湘籍代表簽約，南北兩軍維持原有停戰線。

可是，由於張敬堯在湖南罪惡滔天，湘人早有「驅張請願團」的組織活動。吳佩孚軍一撤，湘軍立即發兵驅張，於五月廿六日發動總攻擊，一鼓作氣，下衡陽，進長沙，張敬堯軍士無鬥志，不戰潰逃。湖南又歸入湘人掌握，推戴譚延闓、趙恒惕負責，提出「湘人治湘」口號。

此其間，李品仙的部隊，曾參加收復岳陽解決張敬堯軍殘部之役。他奉命經桃林進出岳陽東北武岳路上的五里牌車站，切斷張敬堯軍退路，予以截擊，他以迅速果敢的行動，於六月廿六日下午四時，搶在張軍退兵之先趕到五里牌車站，破壞鐵軌，嚴陣以待。

北退的張敬堯軍第一列車即出軌傾覆，他立即下令射擊，張軍一營非死即逃，被俘一百餘人。他擄獲了大批武器輜重。後續的張軍列車，聞知五里牌車站出事，乃改由陸路沿大江南岸向嘉魚逃去。張敬堯本人也匆忙自岳陽乘船北遁。李品仙軍收復岳陽，次日，會合後續部隊，再向嘉魚追擊，至此湖南全境才告收復。九年十月，湘西有一由土匪收編的部隊長王正雅被人仇殺，殘部由賀龍率領，四出滋擾。李品仙的一營又隨團前往，支援辰沅鎮守使清剿，平定後，該團即集中常德附近整訓。

此時適程潛舊部李仲麟陰謀驅譚擁程，在長沙發動兵變被誅之後，譚延闓不安於位，引退赴滬，由師長趙恒惕代理湘軍總司令。不久湘軍又行整編，由旅長宋鶴庚升任第一師師長，魯滌平

任第二師師長，賀耀組任第一旅旅長，唐生智任第二旅旅長，張輝贊任第三旅旅長，劉剛為第四旅旅長，葉開鑫為獨立旅旅長。第二旅改編時，以劉興為第三團團長，李品仙為第六團團長，何鍵為騎兵團團長。李團改編後以張國威任第一營營長，熊震任第二營營長，張元達任第三營營長。此次改編除了汰除腐化分子，遴選能力堅強者外，主要幹部都選擇經驗豐富及學術優秀的人。李品仙以廣西人而能膺選團長，完全由於平時為人忠實，練兵作戰不顧艱危。

譚延闓引退後，湖南創立自治，宣佈廢除督軍，民選省長；除總司令一職歸趙恆惕擔任外，省長一職則由省議會另舉林支宇擔任，實行軍民分治。此後湖南政局粗告安定，民政、財政亦逐步恢復正軌，並於民國十年初着手制定省憲。爾後更有若干省份，欲相繼仿行，遂發展成為轟動一時的聯省自治運動。

民國十年七月，湖北黨人李書城、吳醒漢、蔣作賓、孔庚等，先後來湘商討湘鄂聯省自治問題，並要求湖南出兵援助湖北，驅逐督軍王占元。湘鄂兩省本有唇齒之誼，而湖南又倡導自治於前，故勢非援助不可。於是，推舉趙恆惕為湘鄂聯軍總司令，以駐湘鄂軍夏斗寅部為先鋒，並動員湘軍一、二兩師出兵援鄂。主力湘軍第一師及第二師之一部，於七月下旬向岳陽以東集中，準備沿武岳路向北攻擊，另一部則經通、城通山前進，會攻武昌。

唐旅奉令後，由常德出發，經洞庭湖，於榮家灣附近登陸。當時王占元所指揮孫傳芳的一個

師，駐守趙李橋附近，築有堅固工事。唐軍於七月二十九日開始攻擊，唐配屬第二師的五、六兩團及砲兵一營，統歸李品仙指揮，在鐵路以北擔任主攻。七月二十八日黃昏前，他親自對敵陣地詳加偵察，判斷敵主力即在趙李橋鐵道附近，其右翼有連亘高地直達江岸，無法迂迴，遂決心從正面攻擊。入夜後以三個步兵團，展開於敵陣地前方，利用夜暗，依次秘密推進至敵陣地直前之山脚下，規定於翌日拂曉，以砲兵的第二發砲聲為號，全線同時攀登敵據守的高地，一鼓作氣，突入敵陣與敵肉搏；預備隊緊隨第一線團之後跟進，準備支援第一線各部隊。

部署完畢之後，李品仙於拂曉前到達砲兵陣地，親自指示砲兵的射擊。天甫微明，即令砲兵開始發射。不料，第一發之後，敵砲立即還擊，且有一發敵彈竟命中李軍第一砲的砲位，砲手及排長均為破片所傷。李品仙當時本來也在第一砲的砲位近旁，恰巧在下達射擊口令時，因後退兩步一不小心跌落壕溝內，此時敵彈破片却正從他頭上飛過，幸未受傷。他立即令第二砲發射，全線官兵隨即向敵陣發起衝鋒。敵人以死傷重大，全線動搖，即行潰退；他下令各部隊立即猛烈追擊。敵潰退時，孫傳芳雖在陣地後方督隊反攻，亦未能挽回頹勢，遂向蒲圻、咸寧方面撤退。此戰係李品仙第一次指揮三團以上大軍作戰，由於他的沉着勇毅，大獲全勝。趙李橋一戰獲勝後，湘軍跟蹤追擊，於八月初連克茶園鋪、蒲圻等地，直達汀泗橋，與王占元軍對峙於汀泗橋兩岸。同時湘鄂聯軍的左翼也連克沔陽、嘉魚；右翼也克

崇寧、通山，武漢為大震。於是北洋政府下令免王占元職，改任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率軍南下援鄂，大軍隨之源源南下。湖北自治至此頓成泡影。

八月十二日吳佩孚抵武漢後，於八月十九日進與湘軍大戰於汀泗橋等處，另以海軍掩護陸戰隊進攻岳陽，湘軍以後方空虛，遂放棄對武昌的攻擊，轉向湖北轉進，而岳陽也於八月廿七日失陷。吳佩孚佔據岳陽後，知湘軍無力再戰，且因其正有事於北方，不願以兵力陷於湖南，遂再度表示和平誠意，約請趙恆惕赴岳陽會晤，於九月一日雙方達成停戰協議，援鄂之戰遂告結束。

驅趙抗吳參加革命軍

民國十二年八月，湖南又有一次護憲之戰，作戰的對象是由湘南準備北上的譚延闓軍。十一月中旬譚軍不支，退入粵境。唐生智的一旅，乃進駐衡陽、柳州一帶，唐生智並兼任湘南善後督辦。

不久，趙恆惕論功行賞，將湘軍兩師擴編為四個師，以賀耀組、劉剛、葉開鑫、唐生智為師長，李品仙也升任第四師第八旅旅長。各師轄兩旅，每旅三團。惟有唐生智的第四師轄有三旅，每旅三團，實力比其他各師幾乎多出一半。

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來，革命思潮極為澎湃，咸認為欲挽救中國，必先求全國的統一，而統一則非先剷除軍閥不可。及至孫中山先生北上逝世，和平統一的一線希望幻滅之後，湖南青年學生中北伐的呼聲愈為激烈。一般民衆

也開始同情北伐主張，在心理上益為傾向廣州的革命政府。

唐生智發現湖南的一般輿論，對趙恆惕省長的中立政策已有不同的見解，尤其廣西李宗仁、黃紹竑的崛起，給他更大的鼓勵，於是開始對湖南的現狀無意中常有不滿的言論。在十四年年底與十五年初的一段時間內，唐生智偶然同李品仙談起，當時他們的共同結論是：湖南在南北之間不可能長期中立，要挽救國家必須及早統一，南方的國民政府是符合國家利益與民心嚮往的政府，他們自然不能倒向北方。最後說到湖南本身的問題，李品仙的意見是趙恆惕倡導中立有年，要他自動取消省憲未必接受，如行兵諫則必引起軒然大波，似應從長考慮。李品仙當時的想法，最好是乘南方政府北伐時，籲請趙恆惕舉全省以從，如是力量集中，於大局更為有利。初不料唐生智在南方政府出師北伐之前，即演出兵諫的一幕。最初唐生智曾經秘密派遣葉琪旅長及劉文島兩人，分赴粵桂向國民政府接洽，敦請北伐願效前驅，同時又發動長沙的青年學生從事反對湖南省憲運動。

民國十五年三月初，唐生智電請趙恆惕撤銷省憲，暫息仔肩，並分兵三路，向長沙推進，搞起倒趙行動。趙恆惕並未抵抗，於三月十一日向省議會辭去省長職，並舉唐生智為內務司長，代理省長。趙本人於同日離開長沙赴漢口，忠於趙恆惕的第一師葉開鑫部也撤往岳陽附近集中。十三日，唐生智乃趕往長沙接管省政。廣州的國民政府派白崇禧、陳銘樞來湘答聘，並與唐生智商

定北伐的計劃與人事的安排。

唐生智到達長沙後，獲知第二師師長劉剛態度不明，深恐該師受劉剛影響，成為日後內部隱憂，遂將劉剛予以扣留，所部兩旅，暫由唐生智直接指揮。同時將其第四師原有各旅擴編為師，採取每師三團編制，以劉興為第四師師長，何鍵為第二師師長，周燦為教導師師長。李品仙的第八旅，則擴編為第三師，李品仙為第三師師長。又將葉開鑫第三師的旅長劉重威，及趙恆惕的高級參謀張雄與、蕭培堦等三人，均予捕殺，致令賀耀組及第二師部隊也隨同葉開鑫師一同參加反抗唐生智。

唐生智於三月廿五日就代理省長職後，下令免葉開鑫職，並派第四師劉興部向岳州推進，於三月底攻佔岳州，葉開鑫部退往湖北邊界，向吳佩孚接洽投奔。吳佩孚任葉開鑫為討賊湘軍總司令，又委彭壽年為湘鄂邊防督辦，加派宋大沛旅歸葉開鑫指揮，聯合向岳陽進攻。駐守岳陽的劉興，眾寡不敵；同時又聞湘西方面的賀耀組及劉剛殘部，也和葉開鑫呼應，準備會攻長沙，劉興所部第四師乃於四月十九日向長沙撤退。四月底葉開鑫部即自平江向長沙接近，五月初，湘西賀耀組與劉剛殘部，果然組織護湘軍與葉開鑫部相呼應。江西方面北軍唐福山部，也對長沙形成側面威脅。

此時廣州方面的北伐軍，因種種關係，未能及時出動，唐生智為保持實力避免決戰，同時也奉廣州方面指示，暫時放棄長沙，逐次向湘潭、湘鄉、衡山、攸縣、寶慶一帶撤退。以衡山作為

前進陣地外，主力沿宣州河南岸至南岳東麓之線，佔領陣地，固守待援。

北軍跟蹤南犯，唐軍奮勇抵抗。六月底，北軍獲得增援，再向宣州河正面攻擊。最後一次，一部已突入宣州河南岸陣地，唐復山部也向固守攸縣的李品仙猛攻，情勢至為險惡。幸此時廣州國民政府下令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李宗仁迅速增援。

李宗仁以湘省情勢危急，立即令其獨立營王贊斌部提前出發，並押運彈藥趕到衡州，該營到達後，唐生智指示受李品仙指揮，參加前線作戰，於翌日加入宣州河戰線反攻，始擊退北軍的攻勢，遂乘勢猛烈追擊並克復衡山。同時唐生智於六月初在衡陽正式奉派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所屬原有各師改為國民革命軍番號；北伐序幕自此揭開。（未完待續）



民國四十年李品仙任總統府戰略顧問時攝。